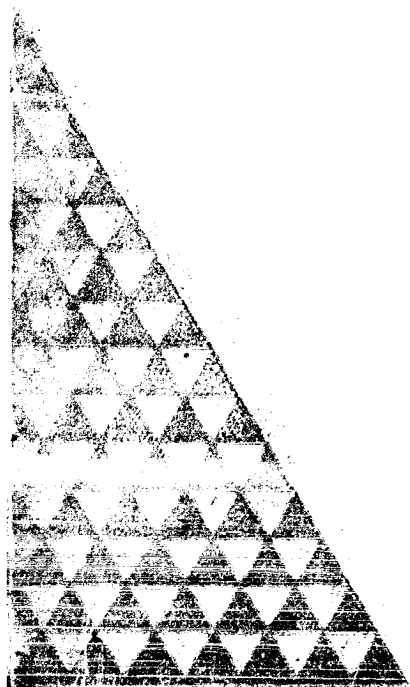


醉
吻



醉 吻

錢牧風裝幀

醉吻

沈松泉作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醉 吻

及 其 他



目次：

- 一、映山紅
- 二、醉吻
- 三、他的煩惱
- 四、無情的情書

115669

映 山 紅

映 山 紅

“宋先生！宋先生！去替我們採幾朵映山紅來吧！那花兒真紅得可愛呢。”

在山裏曲曲折折走了許久時候，看見從山裏倦遊歸去的人都手裏拿了一束映山紅，明姑早就着急起來對領導她們陪伴她們的宋梅逸說：

“好花都給人家採折完了！宋先生，那是要怪你的，你一定要幫我們採一些來！”



聽到這個天真的，活潑的明姑的帶有孩子氣的話，梅逸笑了，微微地，安撫她們說：

“好花那裏會採得完呢！在山深的去處，那里人迹所少到的地方，你們要映山紅，滿山都是呢。你們放心吧，我總包給你們採到，要多少，儘你們。”

從龍井走出，走九溪十八澗，兩山漸漸地狹起來，他們三人——明姑，淑姑，梅逸，——在高低不平的亂石堆成的曲徑上走着，沿路邊橫臥着一條淺淺的溪水，大概是前天下了一整天的雨的緣故，溪水多而非常急湍，把溪底和灘邊的石塊沖洗得白淨可愛。他們三人手裏都拿着一枝從湖濱買來的竹節製成的斯的克，這，在他們走山路時曾給與不少的助力；其中梅逸的那枝，因為沿路他喜歡用來鞭打亂艸枯木，已經把白銅的包底脫去了。

山徑狹狹地，大概祇能容得一個人走的地位。路邊是一條溪水，另一邊是山村人家所植的茶樹

叢，低低的漫山都是；春氣已經發動了，茶樹上都已抽出了嫩綠的新芽，大概時候還不會成熟的緣故，還不見有採茶的姑娘背着白布的袋兒來採摘。溪水汨汨的流着，發出一種使人聽了覺到異常幽靜的沙沙的水聲，這山裏完全為靜默所侵襲了。偶然有一聲兩聲黃鸝的鳴聲，清悅地打破了這沈寂的空氣。

在這樣靜寂的深山中，竟無人跡地，前面走着兩個異性的年輕的游伴，——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他的女弟子——梅逸有一點心醉了。有一種慾望潛長在他的心底，他平日十分自持的一種如師友般的尊嚴，有一點搖撼了。但一看到她們那種活潑的嬉笑着而前進的欣喜的態度，他頓時又清醒過來，他深悔自己不該有這一種罪惡的思想。走到一個溪灘邊，他蹲下身子去，用手舀了幾口水喝。誠然他是口渴了，但在這當兒他自己覺

到，這可是秉有一種修道者的克慾的心性的。

“宋先生！這水喝了不會生病的嗎？”

明姑正坐在一塊大石上休息，看見了梅逸在飲溪水，便這樣的問。

“這水再清潔也沒有的了，不要緊的。古人說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真說得不錯。你看西湖裏的水就沒有這麼乾淨了。”

於是淑姑也蹲到溪灘邊去，把雙手侵在水裏弄着，看見溪邊有一節竹枝，拾起來丟在溪面，看牠逐着溪水流下去，很快樂地，拍着手笑了。

“明姑！你看呀！看呀！那枝竹節流下去了。”

明姑往溪水流去的地方望了一望，忽然很快的奔過去了，俯着身子，在地上拾起一束映山紅來，臉上現着笑容地跑回來，嘴裏說着：“哈！映山紅給我拾到了，這不曉得是那個丟下的。可惜有一點兒枯萎了！”

她一邊說，一邊理着花朵，浸在溪水中，似乎以爲這些花朵口渴似的，在爲牠們灌水。

“人家棄了的花朵，你要來做甚麼？”梅逸勸明姑拋去。

“因爲是人家棄了的，所以我才愛惜牠呢！”

“而且已經枯萎了！”

“也因爲是已經枯萎了，所以我才愛惜牠呢！”

梅逸覺到明姑的話有似嬌豔的薔薇花般刺長得太多了。他默然地，無從回答。

明姑是梅逸的幼時的一個知己同學的妹妹，不幸他的同學在青年時候夭折了，那時明姑尚祇十六歲，梅逸正是二十歲。明姑的母親對梅逸很好，對明姑的哥哥的其他的同學也都很好。當明姑的哥哥在世時，許多同學都常常到他們家裏去玩，後來雖然各人都脫離了學校生活，各人都踏進了社會尋職業，明姑的家中仍還是蹤跡不斷，時常去

的，親親熱熱地，有如一家人。明姑的哥哥一死，她母親恐怕她兒子少年時候的同學都一箇一個疏開來，想重新結起一種關係，便示意梅逸，有意將明姑許配給同學中的一個她認為最有希望的秦君。雖然這婚事因為別種關係後有成功，梅逸却爲了這事曾很熱心的跑了多次。此後另外有一個朋友，頗有意思於明姑，因為梅逸於她的家裏很熟悉，便託他去說媒，聽說因為是明姑不願，她母親便拒絕了梅逸的說項。隨後梅逸自己也結婚了。

雖然明姑的母親對梅逸很親熱，但明姑究竟還是一個孩子，而且梅逸的態度帶着多量的女孩子的氣息，往往一見陌生人便臉紅，與女孩們當然不很合得來，所以與明姑簡直從不曾談過話。後來大概是年事漸長的緣故，梅逸有時往明姑家中，偶然也同她講幾句話，問問她們學校裏的事情，彼此間算漸漸地熟習了。

二年前，爲了一種偶然的機會，和自己的興趣，梅逸得在一個女學校裏教書。這在梅逸是一種業餘的工作，故課程並不很多，而且都是有興趣的工作。如講些詩文之類，這時明姑也在這個女學裏唸書。半年之後，明姑轉學到別個學校去了；梅逸也因爲有事要到廣東去，脫離了那個學校。

在這半年的中間，雖然他們常時見面，但談話的機會反而少了，沒有增加彼此間的密度，光祇多了一層師生的關係。

明姑轉學到一個女子師範之後，有時也曾與梅逸通過幾次信，但多是關於學問上的事。梅逸是結了婚的，明姑尚是待字的處女，這，在梅逸是很明白的，他不敢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更臻於親密。他在給明姑的信裏，總是勉勵她努力求學，他不敢有一點另外的意思流露於字裏行間。

去年的秋間，他們通信的密度愈趨愈近了。梅

逸他知道自己的女人的猜疑心是異常的重；雖然澈底的講來，結婚自結婚，戀愛自戀愛，結了婚不一定便不能愛別人，愛了女人也不一定便須結婚，而且夫婦之間不一定有愛情，自己結了婚與別個女人相愛原不是不可能的，但一想到人家還是處女呢，爲了明姑的將來的幸福計，他便不能愛明姑！這一點，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恐通信的密度愈近，他們之間的關係將愈深，到後來弄得不可收拾，於是他忍痛的把明姑給他的信撕掉了，置之不覆。這，在明姑將是怎樣的一種失望與創痛，悲憤與哀傷，他也是明白的。他原不忍這樣的狠心，但爲了明姑的將來的幸福計，他不能不給與她以這種小小的打擊。他曾爲這踟躕，苦悶了好些時候，但他終於執行了這個酷刑了。

新年中，他照例往明姑家中拜歲，談了許多家常話後，明姑忽然兩只眼睛盯住了他，問道：“宋先

生：「我去年給你兩封信有收到嗎？」

明明是收到那兩封信的，明明他是有意置之不覆的，怎麼可以准說沒有收到呢？他有一點遲疑了，他不敢對明姑看，他把視線避開，祇輕輕的說：「收到的。」除此以外他不能再多說一個字。他不能說因為愛她而才這樣的對付她，而且當了母親，弟妹們的面，怎麼能够說是愛她呢？

有時候他也想能有一個機會對她說明這個理由，他曾寫了一封信約她於某日在法國花園中等候。信已寫好，而且把郵票都黏上了，他又覺到不妥起來。一個青年男子而且是結了婚的，約着一個正當青春的少女，在花園中會晤，這在社會上，在家庭間，將引起怎樣的一種誤解呀！等得及，立刻就可以聽見親友間的非難和嘲罵。他胆怯了，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境中，他把那封信撕了。他寧願把他的至情深深的埋葬在心底，不願吐露出來。

春天來了。在房屋櫛比沒有草木可見的上海，使他覺到春天來了了的感覺的，是在路上看見一個游春歸來的人手裏所拿的一枝正開得爛縵的桃花。桃花已開得這樣的豔麗，已開得這樣的爛縵了，他生恐春天在不知覺中匆匆地溜去，便趕着到西湖來。說是他想領略一番春色也可，說是想恢復他的青春也可，總之他覺到他的精神非刺激一下不可。他自結了婚後，家庭所加於他的桎梏愈趨愈緊了，他每天都得在氣悶中過活，他不能不勉強忍受着那些不堪忍受的煩惱。他雖還祇二十五歲，但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已經衰頹得像一個老人，他常常在悲傷他的已逝的青春。看到了人家一對對地，和那些年青的窈窕的姑娘，他總覺到這在他已成為隔世的事情，他不能再享這些幸福了，他便禁不住地自己悲傷起來。

——那里能夠有個回春的妙方，把我的青春

喚回呢？

他在這樣苦悶的想着的時候，他覺到不能不有一個女人來愛他了。他渴望着有個女人來愛他。說他僅僅是爲了要恢復青春的自覺的緣故，必要一個女人相愛，也無不可。

西湖邊上的青年男女，一對對地在游賞春意，那種甜蜜的可羨慕的情侶，是到處都可見到的。他看到了那些情形，心下有一點惘然了。如果這時候有一個少女來陪伴他同游湖山勝處，這是多麼幸福呢？他這樣地想着。

一個出乎望外的機會給與了他，他在湖濱發見了明姑在唸書的那個女子師範的旅行團，隨後他在欣喜中找到了明姑和她的一個同學——淑姑。第二天，他便陪她們二人去游玩。

二

三個人都默然無聲地向前走去。溪水沙沙的聲音似乎格外響了。鳥雀們都不知飛到了那里去，連一點聲息都沒有。這岑寂的山谷中，祇有他們三人足底蹴踏石子的步聲。熱烈的陽光在空中蒸炙着，梅逸覺到他的頭上有一股熱氣在蒸騰，他心中覺得有點煩燥起來。

走過了龍泓亭，在溪邊的一個無路可通的山上，他們發見了許多正開得絢爛的映山紅。沈默了好久的梅逸，他便對明姑說：“明姑！這裏映山紅開得不少，可要我去給你們採一些來？”

“好的。”明姑祇淡淡地回答。

採了一束象徵青春的花朵，贈獻給一個少女，在岑寂的山谷中，這是多麼富有愛的意味呀！他聽

到了明姑的允可的回答，欣喜地在亂草中爬上山去，一朵兩朵，一叢兩叢，採了許多，他拿了花，立在半山上，高高地，遠遠地，問她們說：這一點夠了嗎？”

“够了！”她們遠遠地回答。

他便又小心地走下山來。不留心，滑滑的沙泥，險乎摔了一交。他爬起時反而恨沒有滾下去。爲了要替她們採花，從山上跌下來，這雖然肉體要感到一些痛苦，但爲了她們而忍受一些痛苦，在精神上不是反能感到快樂嗎？她們將加於你怎樣的一種安慰，怎樣的一種嘘問，這是不難想像得知的。他捧着花朵走下山來，惘然地，似乎覺到錯過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理安寺玩過了，要到烟霞洞去，還得要上山，他便徵求她們的同意：“你們可要到烟霞洞去？”

“還有多少路？”

“路是不少，而且還得要上山，你們能走嗎？”

明姑便問淑姑，淑姑說隨便，於是明姑說：“好，我們准去棲霞洞罷。”

“如果你們走不動，我可以扶你們上去。”

“誰要你扶？我是走得動的。你要扶，扶淑姑去好了！”明姑似乎有一點兒發怒了，一個人跑得很快地走上前去。他有一點兒疑惑這也許是剛才走上理安寺時攙了一攙淑姑的手的緣故吧？

山腰的草地上有一匹羊兒在叫着，明姑忽然立定了，回轉頭來說：“宋先生，你在歡迎我們呢！”

梅逸不禁笑了，說：“明姑！明姑！你在叫什麼呀！”

明姑啞了一聲，仍舊一個人走在前面。

——這少女！這從不會同我開過玩笑的少女！

他茫然了。他不能分析明姑的心理，以為她是一有一點愛他呢，在形迹上看不出來，也沒有明顯一

點的表示，以爲她是壓根兒就不愛他呢，則她那種嬉笑親密的態度，又似乎不盡然。他實在有一點茫然了。

他自己也覺得，他並不曾在明姑面前表示過一些兒相愛的意思。他想愛她，但在事實上不敢愛她。他想在她的面前說明他是愛她的，但他不敢說，他恐怕會遭她的輕視，而且這樣一句話將怎樣的難於啟口呢？他祇好在苦悶中自己深深地思索着。

烟霞淚到了，在黑暗中，他把手臂圍住了明姑，走進洞裏，隨後又扶着她出來。明姑並不躲避，可也不將身子靠近，這在梅逸感到一種輕靈的快感，同時也感到一層淡薄的悵惘。

“你把映山紅給我揀一朵好點的簪在我外套的鈕孔中吧！”他向明姑說，如果明姑是愛他的，她早就應當替他簪上了；一定要等他說了才簪，這在梅逸已感到十分的失望。

“你自己去揀吧！”明姑遞過了那束映山紅，他在悵鬱中揀了一枝簪在身上。他想不到明姑會這樣的冷淡，他覺到心灰了，懶然地沒了精神。

——如果是相愛，就請快快的愛吧！如果是憎惡我，不愛我，也請明白的表示！

他不能忍受這個啞謎所賜予的苦悶了，憤然地想。

明姑要走上烟霞洞後面的山上去，他不能不跟了去。走了幾級，明姑忽然對淑姑說：

“淑，你走不動且在這裏坐一會兒吧！我們上去一會兒就下來的，你在這裏等我們一等。”

這明明是給與他一種說話的機會，他心想再不能錯過了。陪她走上了山，揀了一座乾淨的石塊並肩坐下。他想開口說：我是愛你的。去年不給你回信，正是爲了愛你的緣故。但他的胆子可太小了，他總不敢把那個話說出口來。他又想把她的手握

住，把她的身子摟在懷裏，吻她的嘴唇，但他又恐怕受她的嗔怒，胆戰心慄地不曾敢把手臂動一動。

“這山上多清靜呀！”明姑四顧山景，悠然地說。

“沒有人跡的地方，當然是清靜的。”他應了一句，接着他便想講起去年的信來，但偷眼一看明姑並不對他望着，身子背着他，正在觀玩山景。他有一點胆怯了：這怎麼能夠接說下去呢？

“我去年寄給你一本書，有收到嗎？”最後想出了這一句話。

“幾月裏？”明姑回過頭來問。

“在你們旅行南京回上海的時候，大約是在十月裏。”

“沒有！真沒有收到！”

於是又寂然了。

對了女人，不敢正正經經地講話，這缺點他自

己是知道的，但他總沒法把他改正。他也知道這缺點是他不能得到女人來愛他的緣故，甚至於失了女人的歡寵。男女間相愛，那有女子先開口的道理！當然要男子先把女子摟抱在懷裏，先互相接吻，互相吮脣，然後才表達彼此相愛的誠意。經過了一度的緊張的空氣，然後才輕鬆了。於是携着手，彼此的心似已互相貫通了，一點也沒有隔膜，很輕盈地談笑着，戀愛這才算成功了。可是他總畏葸太過，他生恐摟抱她時會遭她的拒絕，和罵他爲輕薄。他總不敢有所舉動，他是太懦弱了，他實是一個不爲任何女子所喜歡，所寵愛的懦夫！

正在這時候，淑姑也上來了，看見了他們，便笑着說：“你們在這裏坐着嗎？害我在下邊好等！”說時帶着一種探察的眼光向他們兩人注視。

他懊悔了，錯過了這樣一個好的機會！這明明是明姑給與他的機會，他自己怨恨自己太胆怯了！

他沒有資格爲女人所寵愛，爲的是他沒有勇氣。他默然地不響。

“宋先生！你在想甚麼呀？”淑姑看見他如獸子似地坐着，便這樣的問。

“他在想宋師母呢！”明姑裝着笑容對梅逸望了一望說，接着便立起身來道：“我們回去吧！時光已不早了，你不看太陽已西沈了嗎？”說着便與淑姑先走了。

他望着她們倆的影子呆呆地出神，看見她們走遠了，才驚醒似地放快脚步趕了上去。

三

歸棹經過三潭印月，明姑忽然要立在潭上照一個相，便首先爬了上去。

“淑姑，你也爬上來，我們合照一個吧。”

於是淑姑也爬上去了。小小的划子中間，祇剩了一個攝影師，一個舟子，一個梅逸。在這欲暮的時候，遠山滴翠，柳岸搖風，湖上的烟波，天空的霞照，都是能夠醉人的。但他不曉得爲了甚麼緣故，心中只是在煩悶悔恨着。

——倘若能夠同她們照在一起呢，也算是留得此遊的紀念。

——喚淑姑上去而不喚我，這是甚麼意思呢？她明明是在憎厭我呀！一個臭濁的男子，當然不能和如花一般的少女照在一個相上，因爲這將使她們有白珪之玷！

他憤然了。攝影師指揮舟子慢慢地把划子划開，想揀一個適當的地點，爲她們攝影。他在苦悶中，忽然想試驗她們，便叫道：“明姑，我也上來一同照一個相好吧？”

“好的，好的！宋先生，你也上來吧。”明姑很快

她就回答。

這給與了梅逸以一種輕微的自慰。她不拒絕，也不歡迎。從這一點可以推知她並不憎他，可也並不愛他。在自慰中，他自慚起來。這完全是他自己的邪念的緣故！人家尚還是一個純璞無瑕的少女，在她的芳心裏是不會想到“愛”這一字的，他錯了！他以爲她的一舉一動都含有愛與憎的表示，他是錯了！

他也爬上了潭。明姑忽然又爬到潭的頂上去，叫淑姑也上去，淑姑胆小，不敢爬。

“宋先生，你爬上來吧。”

他聽了明姑的話，爬上去。與明姑分坐在潭頂的兩邊，手與手互相勾住潭的頂尖。划子慢慢地搖了開去。漸遠漸遠，到了個相當的距離，停住了。攝影師便在整理機件，說了聲“留心！看着！”之後便爲他們照下了。於是划子又划了攏來，他們重複下船。

明彩的晚霞已經佈滿了天西，山嵐漸漸的呈現了黯黑色，湖面益發平靜了。一支二支，三支四支，如葉片般的划子，都悠然地在湖面浮着般地歸去了。暮色漸漸蒼茫了，岸上的人家，都上了燈火。他們在這時候，便回到了湖濱。

在一家飯店進了晚餐之後，她們要到所寄宿的旅館去一次，剩下他一個人在湖濱閒步。這一天的游程，他着實感到疲倦了，不僅是兩條腿，他的精神也因為興奮過度，刺激太甚，而疲倦了下來。這一天，他完全在欣慰與失望的交感中。欣慰的時候誠然是精神上覺到異常愉快，但在失望時他所感到的苦痛却比了愉快要超過幾倍。這非愛憎的心理不可捉摸的少女，今天是苦了他了。他想鼓起勇氣來一叩她的究竟，但只是想吧，他總沒有勇敢說一聲自己心底的話。

結婚與戀愛，他妻子的嫉妬，她家庭的責罵，

社會所加于他的惡名，在這時他都完全不顧了。他不以這些爲值得顧慮的事情，他要恢復他自己的青春，他要盡力地愛她。他實在有一點愛她，他實在想愛她了！

——爲什麼在烟霞洞的頂上不擁抱她，不吻她呢？這是她給與我的機會呀！縱然是她也許會拒絕我，但這不是能够明白她的心意嗎？如果她是拒絕我的愛，我也可死了這一條痴心！

他越想越自悔了。

湖濱的青年的情侶，一對對地在他的眼前閃爍炫耀，他感到羨慕，淒涼，他頹然的坐下在公園中設備的椅上，冥然的自思。

“你原來坐在這裏！”

似乎冥想了好些時候，一個女人的聲音打破了他的聽覺，他睜眼一看，原來明姑與淑姑已換了晚間的服裝，坐在他的身邊了。

“我們明天要回上海去了！”

一個突然的值得驚奇的消息，從明姑口裏報告出來，他似乎慌了，說：

“怎麼你們那麼要緊呢？這兩天湖上的春光正好，你們都捨得回去嗎！”

“是我們校長的意思。我們已來了兩天，錢也花得不少了，而且學校裏後天就要開課，所以明天一定要回去了。”

“你們全班通要回去的嗎？”

“通回去的。”

“你們二人不能夠再多留一天嗎？我一個人在這里玩太寂寞了，你們再陪我多玩一天吧……”

“……………”

於是他訴苦似地說：“這樣明媚的天氣，這樣艷麗的西湖，這是值得留戀的地方。我們不能讓青春隨便地過去，我們應當好好兒享樂一下。你看人

家都是一對對地那麼快樂地相愛着。你們去了，剩下我一個人，孤另另地，縱然這春光是可留戀的，縱然這西湖是迷人的，我也將感到岑寂與淒涼了。爲了我的緣故，你們再陪我玩一天吧。後天去不是一樣的嗎？——”

“那麼，你明天與我們一起回上海好了。”

“爲了在上海太乾燥太煩悶了，所以才想到西湖來換一換空氣的。”

“恐怕黃先生——我們的校長會不答應呢。”

“這有什麼關係！又不是用她的錢！”

“你怎麼樣？”明姑於是徵求淑姑的同意。

“隨便。”淑姑無所可否地說了。

“這樣子吧：等一會我們去問陸先生，如果她答應，我們明天准定再留一天。”

“請不要猶疑了，爲了我，你們再留一天吧。”

遲疑了片刻，明姑又問他：“西湖還有什麼可

玩的地方嗎？”

“這樣大的西湖，你們祇玩了兩天，那里就玩得盡。只要你們肯再留一天，我一定陪你們去玩。”

“我看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了，明天還是同她們一塊兒回去罷。”明姑回頭向淑姑說。

“也好。我總隨便。”

“而且如果我們二人後天回去，冷清清地枯坐四五點鐘的火車，真是太乏味了！你一時候又不回上海。反正總得要相別，遲一天並不比早一天好，也許反而會使你覺到格外的淒涼。我們還是明天回去吧！”明姑堅決地這樣說。

看來要她們再住一天已是沒有希望的了。啼血的子規悲鳴地想留住春天，春天仍還是要去的。他恍似春天將給她們帶去似的，感到無限的淒涼。

從明天起，他將感到春已歸去了。雖然湖上的懷春的少女，妖媚的眼睛，仍還是到處都在流露春

光，但這些都是屬於別個青年的，於他，將感到格外的寂寞了。他於是幻想明天的晚上，月亮躲在雲裏，無復有今夜的皎潔的清光，湖濱起了大風，祇他一個人坐在椅上，一片片的枯葉從樹上落下來，飛在他的頭上，在他的衣上，他的週圍都堆滿了落葉。桃花一瓣瓣地謝了，如飛絮般的，在空中飛舞，一只寒鴉在天空翱翔，對他啞啞的叫了幾聲，寂然寂然，一切都寂然，死一般的寂然。……

不堪回首的前塵！僅僅隔了一夜的並坐之地！他預感到明晚上的湖濱，將成為他的傷心憑吊的地方。他淒然的嘆息了。

這時蒙了月光的湖上，有一葉划子，從那里傳來了一陣淒涼的提琴的聲音，如斷絃般的哀怨，他們都為這個聲音顫動了，他頹然的橫了下來，他們倆却互相勾着肩頭屏息着不透呼吸。湖面的月光，也似為這淒絕的琴聲打破似的，碎成一片一片地

在顫抖着。

第二天清晨，他送她們上火車。明姑從車廂裏鑽出個頭來，帶着笑靨地向梅逸揚手：

‘再會吧，宋先生！’

火車漸漸地開動了，去遠了，遠遠地看見明姑尙在揮手。

春天去了！他把昨天簪在外衣的鈕孔中的一朵已經枯萎了的映山紅，悄悄地吻了一下，無所憐惜地把牠丟在火車的軌道中。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於西湖

醉 吻

醉 吻

麗琳一邊照着鏡子在點胭脂，一邊對她新婿的丈夫何剛說：

“剛，李芬今天出嫁了，你去不去吃她的喜酒？”

正用過了早膳，何剛先生，一區剛結婚不滿三月的縣立中學的教員，很舒服地靠在一把籐椅上，看報，兩手執着報的兩端，把整個的頭隱在報紙的背後，兩腿交攏着。對於他的夫人的問句，他並不

回答。

“趙先生的福氣真好！像密司李那樣，容貌才學雙全的女子，真是不可多得的！”

把胭脂點好後，麗琳又抓了個粉撲，從大額，兩頰，耳後以至頸部，週轉都撲上了粉，然後用了一方潔白的柔軟的絲巾，輕輕地細細地搵拭，一對水淋淋的眼睛一瞬也不瞬地看着鏡子裏的自己的面容；一邊在勻拭臉上搽着的粉，一邊粲然的露出兩列潔白的牙齒來對何剛說。

“……”何剛先生隱在報紙的背後，把眼部翻了翻，不贊一詞，仍舊自顧自地看他的報。

“這樣的一個女學生，如仙子般的，而且博學多才，竟然出嫁了。在趙先生固然是幸福，但，你們學校裏一定有許多先生會覺到失望呢，我想。剛，你說是不是？”

麗琳仍舊在勻拭她臉上搽着的粉，一手執着

一面小的圓鏡，一手不住地在移動那方白絲巾。

“……”何剛先生把報紙移動了一下，不動，也不響。

“怎麼啦，我對你說，你一聲都不響？……”麗琳把鏡子和絲巾放下，似乎生氣了。

“哦！……哈哈！……”接着她又清脆地笑起來；“原來是我得罪你了！李芬是你最寵愛最得意的學生，今天她出嫁了，你有點兒捨不得，是不是？所以我問你去不去，你響也不響。我剛才忘記了，真得罪了你了！哈哈哈哈哈！”這笑的聲音異常清脆而刺人。

何剛先生把擱着的左腿放了下來，似乎像要坐起來的樣子，但立刻又把右腿擱上了左腿，而且把腳顫着，顯出是看報正在看得得神的時候。

“密司李芬今天該是最快樂的日子了。一個中學的學生，一躍而為教務長的夫人，留學生的太太，

這是一個多有意義的結婚！”麗琳一邊說着，一邊還拿着鏡子在照，看臉上的粉搽得勻淨不勻淨。

“但在你看來，你又要說結婚是陷阱了。如你所意想：我嫁了你，便累害了你一樣。”麗琳的話半帶譏諷，但似乎漸覺嚴重了。

“謝謝你，請你別儘將這些話來嘔人吧！”何剛先生躺在藤椅上，翻了個身，側靠着；似乎忍耐不住了，說。

“又說是我來嘔你！爲了李芬的出嫁，你陰陽怪氣似的，自己不覺得，還說我來嘔你！虧你怎麼說得出！”麗琳說着，把嘴一披。

何剛先生這一會真的把腳放下了，坐了起來，但仍舊在看他的報，不過只是翻着，好像沒心緒似的。對他的夫人看了一眼，似乎想發言，但立即又沈下了頭，照舊翻看他的報紙。

“真的，你去不去吃她的喜酒？”麗琳夫人把聲

音放柔軟了，低聲地對她的丈夫說，一邊在仔細地梳掠她光可鑑人的烏髮；“這有什麼要緊呢！一個平日寵愛的女學生，嫁給了學校裏的教務長，如果你真愛她，就應當爲她慶賀，不應當因此而心痛！剛，你說是不是？”說着，她縱聲地笑起來。

“但也怪不得你！”不等何剛先生的回答，她又嘆息似地說；“一個如花似玉的掌中尤物，臨了竟會嫁給別人！如果我做了你，我一定也要生氣的！哈哈哈哈哈！”

把頭髮掠好了，看看再沒有一絲鬆亂了，便很輕盈地走到何剛先生的面前，把他手裏執着的報紙一手搶了去。

“也沒有的，看報看了這許久！”似埋怨般地她說着，一屁股坐下在籐椅的靠手上，伸起春蔥似的一根直指，觸着何剛先生的鼻尖說：“你這人！你在想什麼呀？我對你說的話一句都沒有回音的。對一

個木頭人說話也許還比你有趣一點兒！”

“本來，你自去對木頭人講話好了，誰叫你不
去呢！”何剛先生豎起了臉，頭也不回地憤然地說。

“好好！算我晦氣，今天碰到了一個木頭！”麗
琳也有點憤然了，說着把頭點了幾點，從鼻孔裏哼
了一聲。

正在這當兒，一陣扶梯的聲音，接着門帘撩開
了，使女阿英已立在門口，說：“奶奶，汽車已經停
在對面，請奶奶就去。”

麗琳很快地立起身來。

“是誰家的汽車？”她問。

“李小姐家裏放來的，說請奶奶就過去。”阿英
說。

“你去交代車夫叫他等一會兒，等我換了衣裳
就上車。”

阿英走了之後，於是麗琳很迅速地把身上的

外衣脫下，露出貼身穿着的粉紅色的薄綢的裏衣，一對乳峯飽滿地高高的聳着；一條短的紅紡的襯褲，剛好包住了兩月大的屁股，褲管短得只有三寸的光景，肉色的長統絲襪一直穿上大腿。把外衣脫下之後，便換上了新做好的印花印度綢的短旗袍，把鈕扣扣好，又穿上了高跟鞋，便嬌嬌婷婷地走到何剛的面前，前後轉身地做着姿勢，問何剛說：“你看樣子好不好？這裁縫還做得不錯！”她自己贊賞着。

在着衣鏡面前左右前後的照看了幾次，然後提着手袋，重復走到何剛先生的面前，很親熱地雙手捧住了何剛先生的頭，吻了一下，說：“我去了。女家你如不去，等晚上我們在男宅相見吧。”說着，便翩然地揭開了門帘，下樓了。

“阿英！好好的留心門戶！等一會少爺也要去吃喜酒，你門戶要格外當心！”一種隱隱的尖脆

的聲音傳上樓來，接着大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門鈴叮叮咚咚地一陣子的響着。

何剛先生仍舊一個人躲在籐靠椅上，拾起了他夫人從他手裏搶去而掉在地上的報紙無目的地翻看着。

“吁——”似乎把心上的一塊頑石搬去了，他長長地透了一口氣。

二

李芬要出嫁了，要嫁給學校裏的教務長了！這對於何剛誠然是一個不好的消息，但這個惡的消息所賜予他的創痛的打擊，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在他結婚之前，他早就遭受到了這個重大的打擊。也可以說他因為遭受到了這個打擊，才促成他與麗琳的結婚。

縣立中學三百個學生中，五十個是女生，在這五十個女生中，李芬算是最聰慧最秀麗的一個；沈靜，溫文，真可算得是一個窈窕的淑女！校中沒有一個人不愛好她，自先生以至於同學，不論同性或異性。

何剛是這校中的最高級的主任。李芬是這一級的學生。主任教員，往往與學生們的感情特別的融洽，這是每個學校都幾乎相同的。何況何剛正在英年的時候，風姿俊然，又與李芬沾着點親戚的關係，所以一到了下課的時候，李芬有時一個人，有時偕了幾箇同學，總常常的進出於何剛的休息室，不是問字，便是縱談一些學問上的事。每逢她們有所詢問的時候，他總竭盡所知地詳詳細細地為她們講解，這使女生們堅固了對他的信仰，尤其是好學的李芬。

有一天晚上，學生們都在自修室裏預備明天

的課程，李芬忽然讀到了一句深奧難解的文句，便獨自執着書卷走到何剛的房間來問他，何剛欣然的爲她詳細的剖解，她似乎領會了，只點着頭。等他講完了，她便伸過手去拿書，正在這時候，何剛想使她格外明瞭起見，預備再引證幾句，也伸過手去拿那本書，他的手不期然地壓上了她的柔嫩的手背，不期然地與她的手接觸了！她的兩腮立刻暈紅了，她的耳朵也緋紅了，沈下了秀髮覆額的頭，完全顯現出一種少女的羞怯不勝的態度來；但並不將她的手抽去，仍是馴服地讓他壓着。她覺到有一團熱烈的火烘在她的手背上，漸漸的，那熱的火團又把她的手圍住了，自手掌以至指尖，而且有一種剛強的力在壓迫着她手的四週，她知道，她的手是被執在何剛先生的手裏了，羞怯與驚恐，熱的力與心的震蕩，她不敢將被執的手抽回，也不敢低低地咳一聲嗽，她完全侵入在一種渾然的境界了。

忽然聽到門外走廊上有輕的脚步聲，她便很快的抽回了她的手，他也裝作正襟危坐的樣子，咳了聲嗽，說：

“你懂了嗎？”

這時走進了別幾個女學生，看見了只有他們倆，便都帶着一雙猜疑的眼睛觀察他們，一個正襟危坐地，一個卻臉龐緋紅，似乎證實了她們的猜想一樣，便又同伴中自己相互的閃着眼，腮邊浮着輕微的笑容。胡亂的擁擠着，假裝地問了幾句字之後，立刻又一哄的出去了，却並不招呼李芬。但李芬却無語地跟了出去。隱隱地，剩在這室中的孤獨的何剛，他聽見一陣細碎的脚步聲中，雜着嘖促的耳語，接着又是一陣輕鬆的笑聲，於是又聽得一個尖銳的聲音在喊：“李芬！李芬！你別走得這麼快呀！……”

他聳起了兩隻耳朵聽着聽着。直至於聽不見

她們的聲音。似乎把弔在空中的心放下了，便慢慢地咀嚼剛才握手時的那種渾然的熱情，如夢一般的離奇，他自訝他怎麼會有這一種的勇敢。把一個如仙子般的少女的手握住，默然地相對，無言，脈脈含情，臉兒暈紅，頸兒低垂，心兒跳蕩，花枝兒招顫：夢一般的，幻想一般的奇蹟，他陶然了，在深深的自訝中。

這一晚上，他展轉在夢的驚擾中。

從這一天後，高級的女生們都暗暗地替李芬加上了何師母這稱謂，而且常常當了何剛的面，牽涉到她。如果何剛說某人的成績不好；她們便同聲地說：“何先生，我們都是笨伯，我們是趕不上李芬的！”於是何剛沒了話。於是李芬也垂倒了頭，眼圈都暈紅了，似乎被逼得要哭出來的樣子。

這一學年的第二學期開始後，校中的女生們的睇光忽然都從何剛身上移到了新任的教務長趙

君璧——一個年輕的新從美國四來的留學生身上去了。趙先生，有着漂亮的西裝，流利的英語，更要緊的是一個留學生的頭銜！這使每一個女生都啟動了。這雖在平日異常穩靜的李芬，看見了趙敬務長，也不免時常偷眼去觀他。

李芬對於何剛的熱度似乎一天一天地消滅了。反之，她對於教務長室的進出，卻一天一天——一刻一刻地加勤起來。她的一舉一動，都似乎有一莖絲繫住在何剛的心上那樣，他總是處處都異常的關心。他看到李芬到他房間來的足跡一天一天地稀少了，他深深地苦悶起來，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襲到了他的心底，頭髮也蓬鬆着不常梳了，衣服也不很整潔了，別人都覺出了他的驟然改變的異樣態度，他也覺出了別人對於他的一種冷落和輕視，他悽然的自傷了。

一個留學生的頭銜，把一個幽靜的少女從他

的夢中搶去；這給與他以一個創痛的打擊！李芬一天一天從他的身邊走近趙先生那裏，他的煩惱也一天一天加深起來，他想擺回她的慾望也一天一天加甚起來。在上課的時候他目不轉睛地看她，在散課的時候他也目不轉睛地偵察她，偶然逢到她缺課了，他便連教書都沒了心緒，一心只是系念着她的行動。

——或者她是與趙君璧在校園中幽會吧？

這樣想着的時候，他便故意的走到教室中臨園的一頭，把窗子開開好，對全園四面偵察了一下。偶然聽到走廊外的腳步聲，以為她來補課了，便倏然的抬起頭來向教室門外看着，及至看見走過的是一個校役，然後又懷喪地重新復為學生們講解。

李芬的缺課一天一天地多了，這使他感到一種異樣的不安和猜疑，對於這一個純潔的少女，他

設想着已成為一個淫蕩的婦人了。失望促成了對她的懷恨。

雖然是懷恨吧，但一看到她那種苗條的動人的姿態，他的熱情重復在心底燃燒起來。苦悶，或許是有的，猜疑，或許是有的，但一種不死的希望，他總想着得當一叩她的究竟。

一個晨曦剛臨的早晨，他從夢裏驚醒回來，實在睡不着了，便披了衣服，往校園中散步。曉霧剛散，空氣中還帶着濕意。鳥雀們都啁啾地飛鳴着，從草地飛上樹枝，從樹枝飛到草地上。全校都還在沈睡着。他一個人慢慢的走了幾個圈子，忽然在校園的一角發現了李芬，——她正坐在靠椅上看一封信，這使他們倆都覺到異常的驚奇！她匆忙地把信藏過了。他急促像野獸般地撲了過去，把她抱住了，俯下頭去，他想在她的臉上接吻，但一失手，給她免脫了。不回頭，也不出聲，放快了細小的脚步，

急遽地逃去了。看她白色的衣裙在樹隙間移動，一會兒不見了，他悵然的立在園角，如石像般的植立着。

這一天，李芬沒有上他的課。第二天，聽說她退學了。又過了一星期，同事中才傳說李芬已與教務長趙君璧先生訂婚了。

一個月後，何剛因了朋友的介紹，也與麗琳女士結婚了。從她的同學那裏，麗琳夫人聽到關於何剛先生的許多傳說和軼事。

自從他結了婚後，李芬反而時常跑到他的家裏來玩，立刻，她們——麗琳與李芬——便成了莫逆，他反而變成很生疎地不敢招呼她，自慚和愴惱，使他永遠記憶起校園中的那個悲劇的意味，在樹隙間急遽地移動的白色的衣裙不時地浮上他的眼膜。

三

這一天趙先生的家中充滿了一種濃厚的吉慶的空氣。趙先生雖然是嶄新的留學生，但結婚的儀式却秉承了李芬的父母的意旨，採用那種半新不舊的儀式，因為這比較完全新式的要熱鬧得多了。新郎整天的忙着招待賓客，直至上燈時分把新娘娶來的時候才稍稍有一點空暇，但立刻又如猴子般的扮演那各種儀式的把戲。

所有的賓客都熱烈地高興地在喝着慶賀的酒，一種輝煌洋洋的喜氣把他們都陶醉了。女客們穿了彩蝶般的各種各色嬌艷奪目的衣裳，在細細地嗑着瓜子，斯文地談笑，讓食，有的簇擁在富麗的洞房中，帶着一種欣羨和同情的心理觀看新娘。男客們則高聲地談笑，如打架般的面紅耳赤地互

相猜拳行令，酒一杯一杯地喝下肚去，菜一盤一盤地空了。

在所有的賓客中，何剛先生是最熱心而最高興的一個。整整的一個下午都在相幫新郎招待賓客：請坐，敬烟，寒暄。新娘娶來的時候，又不嫌勞悴地直着嗓子爲他們司儀：奏樂，行禮，行禮，奏樂。筵席排設了，又一個一個的分配座席，殷勤地勸酒，含着一臉的笑容。有些知道他對李芬的關係的同事，都愕異了，但他可並不現出絲毫疲倦的樣子。新郎由衷地感激了。新娘也抱着一種不安的心理對這個奇怪的人注視着。

他殷勤地爲每一個賓客敬酒，賓客們都相當地回敬他，他也不謙辭，暢快地把人家回敬他的酒一口喝下了。有時還高聲的猜拳，呼三喝四。酒一杯一杯地落下他的肚子，臉孔漸漸地紅了，耳朵也紅了，眼圈也紅了，走路時也已現出傾斜欲倒的姿

勢，可是他仍還興高彩烈地要與人猜拳喝酒。提着把酒壺從這一桌顛擺地走到別一桌。許多不認識他的賓客，都以爲他是一個宏量的酒鬼；許多平日與他熟稔的朋友，都驚奇了：如此地縱酒，一個平日不會喝酒的人！

在飲酒的轟鬧中，有一個客人他發起去鬧新房。衆人都附和了，一哄地擁進了洞房，剩下年老的長者舒適地坐着，年輕的賓客和孩子們都用力的擠進去看熱鬧。女客們都替新娘担心，走進了後房，在房門的背後張看。許多的賓客，提出種種的要求要新娘實行：敬茶，敬烟，握手，行禮，與新郎接吻，稱新郎好哥哥。新娘有的拗不過衆人的要求，實行了，有的卻無言地反抗，木然的植立着。有幾個歡喜動手的賓客，把新娘的紅裙撥了開來，高聲地報告：“新娘的脚有一尺長，新娘的襪子破了一個洞了，”於是全房的賓客都轟然地笑起來。在這

時間新娘的侷促，不安 懊惱，羞恨，當然是一些都顧不到的了。

於是走進了麗琳，她陪伴着新娘，廻護新娘，懇求衆人不要給與她以過分的爲難。於是又走進了新郎，用好言的向衆人求情，答應他們多多地贈以喜菓。

賓客們有的寂然地退出了新房，有的格外鬧起來了。要求新郎與新娘共同跳舞。新郎再三的表示歉忱，請求衆人原諒。

人叢中忽然擠動了，擁擠着向兩面分開，從中間擁出了一個一臉紅光的何剛。氣喘吁吁地，眼睛滯鈍的沒了光彩，口中喃喃地說：“你們——你們——在在在鬧新……新房嗎？”

“啊，我們的領袖來了！”

衆人便一致的歡迎他，推舉他做領袖。於是告訴他，他們所提出的條件，和新郎新娘不肯實行的

情形。“這於我們太失面子了！這非得你去把我們的面子挽回不可！”他們又這樣的加了一句。

他便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新郎與新娘當了衆人的面擁抱 Kiss。新娘不安地坐在床上，新郎也覺到無以爲情了，一味的懇求把這個要求收回。

“剛！你怎麼可以打頭的鬧房！”這觸動了陪坐在新娘身邊的麗琳夫人的不平，便喝止住地。

“我不管的！我不管的！”何剛先生似乎並未辨出這聲音是屬於他的夫人的，只是搖着頭，把手去拖新郎，而且鄭重地說：“君璧先生，你這樣子太太看不起我了！”

新郎是益發爲難了，不敢拒絕，可又實在不能應命。

“如果你不，我要——”他把攙住新郎的手鬆了，自己跟跣地走到新娘的面前，猛然地他把新娘的頭捧住，在她的臉上深深的吻了一下。新娘驚恐。

了，竭力的掙扎，他即刻便鬆了手，嘴裏喃喃地說：

“我要……我要代替你的……你的職司了！”

於是全房的客人都哄笑起來，有的怪聲的喊好，有的嘴裏噓着氣。在這些嘈亂的聲音中，他看見有兩對尖銳的猜忌的眼光射在他的臉上：新郎的與麗琳的。他似乎看見新娘在唏噓地哭了，他感到一種復仇後的愉快，同時又覺到自己是太殘忍了，有點不忍的意思。他的腦筋震動了，他覺到房屋都在旋轉了，於是頹然的倒在地下，呼嚶，呼嚶地嘔了，把剛才吃進去的酒，菜，魚，肉，全部都模糊地嘔了出來，狼藉滿地。即刻走過了麗琳，使力地扶他起來。新郎忙着指揮僕人們打掃地板和攙扶何剛。新房中秩序頓時亂了起來。

“何剛先生醉了！何剛先生醉了！”賓客們都嚷着退出了新房。

“他今天的酒喝得太多了！”

“他今天太高興了！”

“他今天醉了，所以敢在新娘的臉上接吻！”

賓客們在客廳中紛紛的談論着。

醉了的何剛先生，倚在麗琳夫人的懷中，喃喃地似乎在說：

“在你這聖靈的肉體未被人玷污之前，

我要享有你這一個純潔的甜吻！”

一九二八，四月，十六，杭州。

他的煩惱

他的煩惱

一

假若在這個社會上，一個有了婦人的丈夫他另外愛上了別個純潔的少女，而這少女也是心愛着他的時候，如果這不為社會所裁制，不為社會所嘲罵，那他便可以無須煩惱，便可以放懷地承受她的愛情，一點也不用顧慮畏葸了。

然而這是可能的嗎，當我們的社會尚還建築在這個虛偽的世界上面的時候？

無疑地 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她要接受了她的深愛，同時他便將受到社會的裁制和嘲罵。這將是個不可避免的事實。虛偽固然是他所深惡痛絕的。想要打破虛偽他也不是絕對沒有這勇敢。但是他是生存在這個虛偽的世界上面，他必須要求生存，最後的決定，他不能不屈服於虛偽——社會的裁制和嘲罵了。對於她的熱愛，他雖想接受，但又不敢，非但不敢，而且試着想圖躲避了。

他自己承認是個弱者。他也承認他的試圖去躲避她的愛，在避免社會的裁制和嘲罵的一點上也許是可能的，但煩惱從此將更深更緊地纏繞住他。如果他不堪忍受這煩惱，他就應當去接受她的愛，而且應當更進一層的熱烈地去愛她。如果他沒有勇敢去接受她的愛，沒有勇敢去愛她，那不如把她完全遺忘了罷，所有的煩惱全是徒然的；無謂的；否則祇好忍受這個煩惱。

他無所適從地躊躇，苦悶着，他沒有勇敢去愛她，但又不堪忍受這煩惱。他不能不自認是一個弱者了。同時他又覺到弱者這一個名字是深可羞恥的，但他沒法把這個羞恥洗去。

有一個時候，他也曾試着想把這社會的藩籬打破。“我雖是一個有了婦人的丈夫，但我的可貴的青春尚未失去呢，”他想；“爲了要增高我的青春的價值，我不應當向虛偽的社會進攻嗎？勝利將永屬於尚未失去青春的少年，我要盡我的熱力去愛我所欲愛的女人！”

“而且社會的裁制和嘲罵值得什麼顧慮呢！只要憑了熱愛，一切都可以無用畏葸。你可以去愛你所欲愛的女人，甚至於你可以無須管她願不願意承受你的愛。‘愛’本身就是一種無上的力，他可以衝破世間一切的防禦與約束，除了‘愛’自己。”

想到這，似乎心下釋然了，對於她，那個深深

愛他的，而又知道他是有了婦人的少女，他給了她一封信，約她於某日在公園中把晤。這是她渴望了許久的了，每次信來她都伸述着這個請求，而他直到這一次纔給了她以肯定的答覆。

約會日的前夜，半夜中，他給急驟的，單調的雨聲驚醒了。雨點隨着猛烈的秋風急驟地打在窗上，淅瀝地響着，風助着雨點一陣陣地吹着，全然是一種淒涼的音調，一種不能言說的懊惱襲到了他的心底，他不是因為這急雨引起了他的惜花心腸，也不是因為這種淒涼的情調引起了他的哀感。這懊惱是表示他的過度的憂慮，他是生恐爲了這無情的風雨將影響到他們的明天的幽會。

——如果這風雨明天再繼續一整天，那就壞了。她將不能赴約，而我也將等一個空。謝謝老天，把明天放晴了吧！

他也知這個禱告是可笑的，無效的，但他設想

着明天的熱情的幽會，將使他感受怎樣的安慰，她將怎樣地如馴羊般的把她的頭倚在他的懷裏，他將怎樣地用手去撫摸她的秀髮和嫩頰。他們倆將怎樣地無言的擁抱起來，緊緊地，接着甜蜜的吻呵。設想着這個，明知這是無謂的，他也喃喃地禱告了。

——然而以後將怎樣呢？他轉念想起了這個，不禁又躊躇起來，是的，以後將怎樣呢這一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愛，可以說純然是一種熱情的衝動，她愛他，他也給她以同程度的愛，這只是愛的開始，它的結果是不可預料的。他，一個有了婦人的丈夫，在經驗，智識方面，都要比那個任憑熱情愛他的少女要豐富一些，他不能不計劃到將來的問題，如果他是接受了她的愛，而且以同樣的愛給她的時候，一匹責任的念頭這時候飛上了他的心頭，他似乎覺到社會正在睜着巨大的無微不燭的可怖的眼睛在注視他，他爲這個恐怖了。他深悔

不應當寫那樣一封熱情的信去約會那個少女，因此，他從無可奈何中，又希望窗外正在下着的雨，明天要下個一整天，一刻兒也不停，倘若能够因天雨而阻止她的赴約，那他也許可以從罪衍中自贖出來了吧。——他是這樣想着：

他自己知道他的思想與行為常常是矛盾的，不止這個，就是在他的思想之中，他的行為之中，也常常可以找出顯然的矛盾來。他是倡道以愛情為結婚之原則的，但他却用了一個平常的儀式結婚了，僅僅是一個儀式的結婚，在他們夫婦倆中間找不出一絲真純的愛情。——也許這本是世上夫婦之間的通例吧？他常常希望有一個真能愛他的女人，但等到有了這樣的一個女人的時候，他反而畏蕙着有些不敢去接受她的愛。今天早晨決定了要同環境奮鬥的，不必等到明天，只消到了晚上，他就會把全盤的計劃打消了。尤其是當晚上他

躺在床上的時候，總是輾轉在他的矛盾的思想之中。在不適當的時候濫用感情，在不用顧慮的地方他偏要小心翼翼地謹慎將事。這些缺點他自己都明白的很清楚，但他總沒法使自己改正過來。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注意了她，他覺得她也在注意着他。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有一點歡喜她了，同時他覺到她也有點親近他的表示。這是最容易發生的事情，一個青年的英俊的教員，在學校中他會引起許多正在着情發動期的女生們的歡心。而他又曾寫過一部小說的，裏邊敘述着一段動人的失戀的故事，從這裏她們看出了他的秀麗的文思和熱烈的情感來。這樣的一個多情多才的英俊的青年，——他的小說中的主人公——幾乎成為他的女學生們一致傾倒的目標。她們常喜歡這樣的問他：

“彭先生，你這部小說裏的故事都是真的嗎？”

他總是微笑地答說：“小說那有真的！”

“我們不信，彭先生會假造得出這樣實情實理的情迹來。”

“你們不信，那就由你們不信吧，就算是真的也可。”

“那麼，那個主人公就是彭先生自己嗎？”

“說笑話了。我那里配得上他。”他連忙聲辯。

“而那個女主人公呢，那個負心的女子，是誰？”——當她們問這句話時，用了一種偵察的眼光在他臉上掠過。

“這個我怎麼知道呢！我早對你們說過，這完全是偽造的事實，你們當它小說看就得了。”

他越是想辯明小說中的故事不是真的，越使她們不信任他的話。然而由此他就受到了她們的深切的同情。她們是以一種憐憫一個失戀的青年的心腸去憐憫他的。而且他的溫柔的可愛的性格。

不就是和小說中的那個主人公一模一樣，沒有半絲分毫的差別嗎？他欣幸着，但又懊惱着，因為他早已在一個儀式的婚姻之下把他的自由犧牲了。他感激她們的憐憫，但他不敢去領受她們的好意。

由於這一些談話，他，一個多情的青年的模形，漸漸的在她們中間的一個——那就是她——心中深植了起來；而她，也在她們之中，被他更深刻的注意了。他們的感情是由這一種情形開始的。他們互相愛了，雖然他已不在那個女校裏擔任教職。但由這樣的愛情發生的結果，她是不想到也想不到的，而他卻在為這事計慮着，畏葸着，不能安睡。

秋夜的淅瀝的雨聲，完全是一種淒涼的情調。當着這一種情景，一個詩人，可以吟出十首好的詩來；而他卻全不理會這些，他祇是焦思着：“明天還是赴約好呢，還是失約的好？”

第三天，他在早晨便收到了她的一封信：

“我敬愛的先生：

“我知道，我敬愛的先生會是怎樣的忙碌，今天會沒有功夫到公園裏去的。先生你看，我這人是多麼痴心呢！約的是三點鐘，但我一吃過午飯便獨自在公園中僻靜的一隅坐着了，我相信先生來了會在那里找到我的。

“時間過去的忽慢忽速，再沒有像今天這樣，使我感到討厭和焦急的了。起初是希望時間快地過去，快地到我們約定的三點鐘。這中間的時間卻過去的非常慢。其後是我又希望時間永遠停在三點鐘，但他卻不肯停留，轉瞬便是四點，才過一會天又暗下來了。那時候，先生，我是怎樣徬徨

的心理，我的筆尖是寫不出的。我但願那沈沒的太陽重復升起來，再來一個今天的三點鐘，那時候我的敬愛的先生許會遵約來了。但是牠畢竟去了。我知道：時間去了是沒有誰能夠挽回的；再來的時間決不就是已經過去的時間。花謝了明年許會重開，但明年重開的花誰能夠說牠就是今年已經謝去的花兒呢？

“遇見了一個同學，她被挽在一個青年男子的臂裏，快樂地談笑着，徐徐地散着步。她看見了我，問我說：你一個人來的嗎？你為什麼坐在這僻靜的角隅？你在等誰呀？

“我的敬愛的先生，我怎樣的回答才好呢？我當時的回答是：我有誰可等呢？因為我愛清靜，我便來在這兒。我想不到除此以外有更好的答覆。

“他們隨即嘻笑地走了，臂挽着臂，頭並着頭。我並不羨慕他們。我只是想：倘若我的敬愛的先生

來了，我不也可以一樣的互相歡樂地談笑嗎？

“直到暮烟在樹頭籠罩的時候，我不曾看見我的敬愛的先生到來。而一些單身的，或是三兩成羣的浮薄少年，倒不時的來向我——一個也是單身的年輕女子——兜搭，我想：倘若我的敬愛的先生坐在我的旁邊，有誰敢來加我以這樣的欺侮呢？

“但是我的敬愛的先生畢竟沒有來！也許先生是爲別的事情糾纏住了，不能分身；也許先生來了，因爲找不到我匆匆便又走了。這都是在情理中的事，我又怎能怪我的敬愛的先生呢！

“先生，是我所敬愛的。我是一個曾受先生薰陶而又敬愛先生的學生。這約會我想該是異於普通情入式的約會吧？而且我也知道先生是已經娶了師母的，先生又是一個講道德的人。我或者是一個不懂事的女孩子吧？但我也不敢在先生的身上寄託我的非分的幻想，我祇是敬愛先生，先生，你

爲什麼不讓我敬愛你呢？一個痴心的，純潔的敬愛，我想該不至於污了先生的尊嚴吧？

“但是，我的敬愛的先生畢竟沒有來！知道先生是爲了什麼事情而失約呢？許是對於我——一個可憐的女子——的憎厭吧？如果是的，牠的原因是什麼呢？爲了我敬愛先生？不！不！我的敬愛的先生，他是再溫柔也沒有，他是決不會這樣忍心的！

“或者是，先生爲了尊重師母，所以不吧？但是我想：我祇是敬愛先生，我請先生讓我敬愛，這於先生對於師母的愛情我不能發現出牠們的衝突的地方來。

“我是一個可憐的，沒有人也不要人憐愛的女子。但自從看見了我的敬愛的先生，我便在我的心的深處種下了一層癡想：我要敬愛先生，我要先生讓我敬愛，我也要先生能夠憐愛我。

“我不知道爲了什麼要這樣做，我也不明白先

生有什麼動力能夠使我這樣做。我只覺得這樣做是對的，這樣做會使我自己滿足，這樣做會使我的生命的前途生一些微茫的曙光。

“有時候，先生向我作長時間的注視，我可以看出先生的溫柔的和善的眼光，這眼光是使我怎樣的感到一種震蕩呀！先生之所以使我敬愛，我想不是無緣無故的。

“先生離開我們的學校，這是我的最大的損失。我覺到：先生是從我身邊走遠去了，遠至天涯海角，遠至我看不見的地方。我預感着一種破滅的離別的悲哀。我爲這事憂鬱着。我只想再見見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的敬愛的先生是再溫柔不過的，他是不會拒絕一個可憐的女子的僅有的要求的。

“當先生應允了 在公園裏和我作一次暢快的會面，我曾經欣喜得一整晚上沒有睡覺。然而今天先生却並不遵約而來，今晚上對於我又將是怎樣

的不能排遣呢？我不敢請先生爲我想像，但我這一種離索莫慰的苦況先生自然會想像得到的。

“先生 我的敬愛的先生！你是曾經有一點憐愛我的 不嗎？你不是曾經憐愛過我嗎？我雖然不堪爲先生所憐愛，但我可是十二分地敬愛先生的。我有着一個足以驕傲的少女的純潔的心，這心裏裝滿了敬愛先生的誠意。我要把這一顆心敬獻給我的敬愛的先生。這是一個可笑的請求，我想先生怕不會加以拒絕的吧？”

“我誠懇地希望：我仍有一個有希望的約會的日期，即或到了那天我的敬愛的先生依然失約 我也不怪先生，因爲在失約之前，我是又有一個無窮的希望。……”

看罷了這樣一封溫婉的信，他痛心地自責起來，同時她的一副嫵靜的 可愛的臉容不自覺地浮上了他的眼前。

他生長在這個古老的國家，這個古老的國家所給與他的，是禮教的耽毒和舊道德的束縛；但他所受的教育，却又是舊式的。他脫離了學生生活以後，他的環境，他的地位，都不能不叫他走上了新的途徑。但是他所處的社會，表面上雖然是維新了，在無形中，舊的禮教，舊的道德，依然有着極大的潛勢力。在這新舊思想的交替中，他的心身就爲這兩種思想逼迫着，衝擊着，在理論上，他甯可不顧幾千年傳下來的禮教和道德，行他的新的理想，就是世界的潮流也是告訴他要這樣做的；然而在行動上，他却不能不束手受舊勢力的束縛。因此，他就淪入了一種不可自解的苦悶之中。他所有的一切煩惱，一切憂愁，一切苦悶，都是根據這一點出發的。

而她呢？她的青春的年齡，足以證明她並不會受到舊道德的影響。在她的幼稚的純潔的心中，她祇知道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她的生命是用一種爆

發的熱力維持着的。她的前途是一團火花。她向着生命的前途走，用了火一般的熱情。但她畢竟是一個女子，她也有了一副可愛的溫柔性格。她愛了他，然而她僅祇愛了他罷了。她祇知道愛他，却不知怎樣的愛他才好。爲什麼她要愛他，那是一種不可知的潛在的動力。論理，一個少女雖然心中有的是愛，但總不會愛上一個已經結了婚的男子的。她卻不然。她心中充滿了熱愛，正苦沒有適當的地方把她的愛發洩，忽然遇到了他——一個富有同情心的溫情的青年，她便把她的熱愛全都用在他的身上了。她一愛了他，便什麼都不管，她唯一的目的是：她要愛他，她要他接受她的愛，她要他即使不是爲了愛也要爲了可憐的緣故來愛她。她絕不失望；縱然遇到了何等重大的阻折，她仍還是抱着滿腔希望地向她的目標進行的。

另一方面，在他呢，他也知道她是深深的愛着

他，他也感激她的愛他，同時他實在也是強烈地愛她的。他愛她的一頭烏髮，他愛她的一對明眸，他愛她的一張櫻桃小口，他愛她的整個嫵靜的身體，他愛她的整個純潔的靈魂。然而他爲了某種勢力的威嚇，非但不敢愛她，而且也不敢去接受她的愛了。所謂某種勢力，他自己實在是不能分析的，也許有一點禮教和道德的成份，但他不明白；他總覺到這一種勢力當他一想着她的時候他便緊隨在他的身後，向他作着可怖的猶笑。

他沒有勇敢和這一種勢力作戰，他也承認自己是一個弱者。有時候有一種無名的力催促他鼓起勇氣向惡勢力反抗，但畢竟他的性格太溫柔了，把這事想了又想，忖了又忖，結果便連僅有的一點勇氣也消失盡淨了。

把反抗的勇氣消失了以後，那就應當完全屈服於那種惡的勢力才對。他却不然。對於她，他却

又有一些戀戀不捨的意思。每當一次拒絕了她以後，他又深自悔責起來。他覺到那樣峻嚴地待她是不合理的，他應當立刻接受她的愛，他應當立刻去更熱烈地愛她。但他雖然那麼地想吧，可又並沒有勇氣那麼地去做。

因此，他收到了她這一封信，照例又把他自己沈入在一種不可解的煩惱中了。

三

他畏懼着而又期望着的一天，終於到來了。他在她的面前成了一匹可憐的馴羊。再也沒有話可說；他對她抱着萬分的慚愧，他辜負了她的好意。悔與愧在他的身上加上了重量的壓力，他不能抬起頭來。

然而，她可並不是帶着峻嚴的責問的態度來

的，她仍還是那麼一副溫柔的性格，她對他不生怨望，她對他也不憎恨。

經過了一度相對無言的沈默以後，他究竟耐不住了，引咎似地說：“我真對不起你，那一天失了約！”

“今天先生來了，不是一樣的嗎？”她說着笑，但她的笑意中就含着一點苦趣。

“那天累你久等了。我本想來的，剛巧發生了另外一些非在那時候做不可的事情，等到工作完畢，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想着我是這樣的對不住你，我真心裏難過！”他無恥地撒着謊說。若說他心裏難過，那倒也許是真情，然而他其實是沒有什麼事情阻止他的赴約的。

“先生今天並沒有失約，我過去所受的等候和焦炙，已經有了相當的代價了。”她說。她真是一個溫柔的女子！

又是一陣靜默。

“我想，”他似乎想了一下，說；“我已經結了婚，你是知道的。而你尚是一個天真的少女。我們可以不顧社會的指摘，但社會牠却自然會來指摘我們。我們不能脫離這個社會，我們便不能避免社會的指摘。我爲這事也曾思慮了許久時候。我不願意憑着我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有所欺騙於你。”

她靜默地聽他的述說。

“而且，”他繼續說；“在這社會上，唯一的可能的解決方法，是我的離婚。但這在我的家庭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因此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沒有解決的可能了。我，是可以接受你的熱愛的，我也可以同樣熱烈地愛你。但請想想：可怕的結果是立刻會顯現在我們眼前的。我們將成爲社會的罪人。我們將受到社會的嚴厲的制裁。你有這勇氣來忍受嗎？”

他在她的稚嫩的心中灌下了一些可怖的印象，這把她怔住了。她在前從不曾想到這些，這時候聽了他的話，她彷彿感到她已臨到了末日了，一種無助的，孤立的，被制的困苦在她的眼前現着一個明顯的輪廓，淒然地她想哭了。

“請想想：我們的關係，有解決的可能嗎？”

他低聲地問，但她並不回答。顯然的，她給他的話所挾制了。他看到她這一種楚楚可憐的樣子，又有些不忍起來。他把她的手緊緊地握着，微笑地推了她一推，說：“你怎麼了？你不會怪我的話太率直吧 你不會恨我吧？”

“我怎麼會恨你呢？”被他催得緊了，她這才低聲地回答。

“我本來不應當對你說這些話的。但我時常的想，我總不應當有欺騙你的行為。爲了要顧全你的光明燦爛的前途，今天我不能不把蘊藏在我心中

許久許久的話對你說了。倘若這些話有使你不快的地方，那就請你原諒吧：『因為我完全爲的是你！』

但真的完全是爲了她嗎？他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爲了她的前途，便把自己的愛慾犧牲，這是一件多光明磊落的事情！但究竟完全是爲了她嗎？他有一些慚愧。在光明的面具之下，完成了自己的自私行爲，——他怕懼着社會的制裁——這可以說完全是爲了她嗎？

在她一方面卻在想：他爲什麼那樣地拒絕我呢？他是爲了我嗎？他是怕懼着社會的非難嗎？這些全是他的託辭！他只是不愛我罷了！他只是不願意我愛他罷了！……

她這樣想着，同時社會的陰影也在恐嚇她。她對他的話表示同情，但卻並不信任他說這些話完全是出於真意。

她顯得更深沈的憂鬱了。他也加重的懊惱起

來。假若不對她說那些話，這時候他不是可以把她擁在懷裏，同她接吻了嗎？爲什麼忽然要講出一些自以爲光明坦白的話來呢？她，一個美麗的俊俏的少女，多少青年男子傾倒着的羨慕着的，他爲什麼一定要拒絕她的愛呢？……

——爲什麼我不再自私一點呢？

然而他已經說出了自以爲是光明坦白的話，他已經說出了他的躊躇完全是爲了她的話，他不能把他說出的話再加以修改了。自私的愛慾，自私的高超，悔恨，貪戀，各種聲音在他的耳畔紛呶着。

“我是愛你的，你也愛我的，但我們這樣的關係，在現社會中能夠圓滿的解決嗎？”他重復把這句話問她，同時在他的心中他也在把這句話問他自己。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一種聲音在回答他，他不能辨別這是他自己

的心聲，還是她的答話。

“所以，我以為要解決我們之間的關係，祇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彼此保持着純潔的愛；另一種是我們重新締結一種異姓兄妹的愛。前一種我們依舊為情人，但這將影響到你的前途。後一種則在我是頗認為適當的，因為異姓結為兄妹，這事情在社會上很多，並沒有什麼妨碍，而且將來也能夠互相幫助。這兩種你將選擇那一種呢？”

她並不回答。這真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你將選擇那一種呢，前者還是後者！”

“.....”

“你喜歡我們依舊保持着一種情人的關係嗎？你說呀！”他催問她。

她的回答仍然是一個無聲的。

“你為什麼不響呢？你不回答，你不贊成那一種辦法嗎？”

“不知道！”被催問得緊了，她輕輕地吐出這三個字來。

“那麼我們結爲異姓的手足，你贊成嗎？”

“不知道！”她又是一個不知道。

“不知道——這不是我需要的回答呀！你什麼都不知道，那麼你究竟以爲那一種方法好呢？”

“不知道。”——又是一個不知道，她自己也失笑了，但立即便斂住了笑容，羞怯地說：“我祇要你把我當作你自己的妹妹看待便好了。”

“你說的是我們締結一種兄妹的關係嗎？”

“我已經說過了。”

她的回答，原是在他意料中的。因爲他已經那麼把她和他的地位，社會的束縛，都仔細地分析了，她當然不敢再說願意做情人的話。但她這句話雖然是在他意料中的，他也覺到有一點失望了。她願意做他自己的妹妹，他不是便不能當她做情人

看待嗎？然而在道德的假面具下，他不能不忍受着內心的痛苦。勉強地說：“這樣原是最好的辦法，在我是認為最適當的。”

經過了一度溫慰之後，他吻着她的手說：“我們倆相愛的程度，祇能到此爲止了。”

四

一年以後，她從日本給了他下邊一封信！

“親愛的先生！——不，我的親愛的哥哥！

“哥哥，我想你是不會把一個異姓的妹妹忘掉的。她的幸福，是你所祈望着的。她現在已經走上了幸福的坦途了。我猜想哥哥的快樂一定是不可言喻的了。

“我永遠不能忘記哥哥的恩賜和指迷，迴想到一年以前，我是怎樣的迷亂，我是怎樣的昏沈，若

不是哥哥的坦白光明的指示，我的墮落和將遭受的困苦，將是不能意想的了。每想起這個社會將加在我身上的威嚇，我真有些不寒而慄呢。

“而哥哥提醒了我，使我走上幸福的坦途。哥哥是一個理想中的道德的人物，哥哥在我的心中從前是一個愛人，現在是一個崇高的偉大的人物。哥哥的偉大是不可企仰的。我，一個渺小的，可憐的，無能的女子，做了哥哥的妹妹，這在我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愛哥哥，但我不敢把哥哥 當做我的愛人，因為哥哥是這樣的崇高，這樣的偉大！我現在已經遵照哥哥的吩咐，找到了一個相當的愛人了。不久我們便要結婚。結過婚後也許我們能夠回國來看你。

“他是一個純潔的可愛的青年，在日本是和我同學，我為他的懇摯的態度所動，便應允了他的求

婚。就我一年來的觀察，他確實不是一個浮蕩的人。他也很用功唸書，他的前程是有一點希望的。哥哥，我想你看見他時也會歡喜的。

“哥哥，你不到日本來嗎？你能夠來參預我們的婚禮，豈不好呢？我是這樣由衷地祈望着你能夠來！

“想着了我將走上幸福的路，我真歡喜。想着這完全是出於哥哥所賜，對於哥哥的恩惠，真是無從報起。我唯有時時刻刻的禱告：願哥哥永遠的快樂，永遠的幸福！

“末了，我願意我這封信帶給哥哥以一個大的震撼，一個快樂的震撼。

永遠愛你的妹妹。”

這封信果然給了他以一個大的震撼，但不是一個快樂的，而是一個懷喪的。她，曾愛過他的，在她的一顆芳心中曾滿裝着對他的熱愛的少女，現

在快要嫁給別一個不相識的人了，緣故僅僅是爲了他自己的畏葸，爲了他自己的不澈底的自私。他爲這事煩惱着，過去，現在，而且將永遠地繼續着他的煩惱。她的信無力地從他手的中掉在地下，他看見她羞赧地被擁在一個青年的懷裏，在他們四週繞滿了芬芳的花籃；另一個，卑鄙的，自私的，他自己的幻影，站在他們倆的旁邊，作着一種苦笑。這幻象不久在他的眼前消失了，他便立起身，開始在他的室中踱步起來。

一九二八，十一月，二十日，寫完

無情的情書

無情的情書

星華女士：

你問我甚麼時候往北方去，現在尚沒有確定的日子可以告訴你，但可以斷言，在這一星期內是無論如何可以成行的。同去的朋友，一個是談諧百出的T君，另一個是靜默寡言的C君。這兩位朋友你都是認識的，我無須再把他們的容貌介紹給你。有了他們二位作伴，這一次長途的旅行，我想怕不

至於會感到過分的寂寞了。

此行並沒有甚麼目的和使命。長久生活在這樣渾濁的上海，於我的精神，身體，都不很相宜。轉換一下空氣在我目前的情形，是必需的，所以才有這一次的旅行，除了這，是不會有第二個原因的。

甚麼時候回上海？你這樣問我，我是無從回答的。我的行期尚沒有定，怎麼能夠先說我的歸期呢？但可以約略的告訴你：我的歸期，怕總要在桂子香飄的時候吧。

在這盛夏時候出門旅行，誠然是一件苦事。我並不一定喜歡冒着酷暑跋涉長途。倘若可能的話，我也願意在這溽暑的天氣，在家中略略休養。但我的環境好像在命令我這時候必須暫時離去上海，這上海是有着你——一個能同情我理解我的少女的。

人生的遭際，本如浮萍。偶然的遇合，偶然的

離別。偶然的歡樂，偶然的悲哀。詩人詞客，從這兒譜出了他們的絕調新聲。便是凡夫俗子，也從這兒感興到世事的滄海桑田。我們的古人，往往把這些事委之於天定的命運。所謂命運，便是“偶然”的無可解釋中的一種解釋。這些偶然的悲歡離合，在我是覺到毋庸感傷的。但感傷的習性我可總還是脫不了。

我們的遇合，我們的離別，誠然是太匆匆了！倘若真有造化在主宰着我們的命運，那它真也太作弄人了！可是有甚麼法子呢？我們偶然的生在這世上，我們偶然的在這世上生活了若干年，這些偶然的離合悲歡，正是不能避免的。我們如要爲這感傷，不如爲這歡樂吧！

感謝你的纏綿的情意！感謝你的不以庸鶯見棄的誠意！在這塵俗的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够真認識我，也沒有一個人能够真同情我。而你，在我們

的偶然的遇合中，便能够真切的同情我，雖然你尚不會真切的認識我，但我因此而感激你的熱忱，實是無可形容的。

我，是怎樣的一個熱情的，孤高的青年，我自己不能說；我也無須爲你說。我，在你的眼光中是成了怎樣的一個值得同情的對象，你不能說，我也無從知道。我是這樣的一個我，我不求人家的同情，也沒有人肯同情於我。而你却同情了我，所以我便感激你。你，在這風塵中，是我的一個知己，我永遠忘不了你的盛情。

有了確定的行期，我是定會通知你的。

祝你的好。

承受你的同情的萍影 六月廿八日

我敬愛的星華：

我將用了怎樣確當的詞句來表示我感激你的熱忱呢？直到我提起筆來寫這封信，尚沒有付出那合我意想的適當的詞句來。同樣，我也不能找出那種適當的詞句來表示我辜負你的好心的歉意。

我敬愛的敬愛的星華！你對我流露的那種深情，我除了銘感五中，真是無從表說的。我慚愧着，我是一個不能接受你的深愛的人。青春在我已如風一般的過去了！愛這一字正像霧中的花朵一般，我是隔着一層窗子在領會這種深情的。我和你，這中間，隔着一道不可飛越的鴻溝。這使我不敢接近你。你越是親近我我所感受的痛苦也越深。過去，你對我的那種深情，曾使我的神經受過絕大的紛擾；將來，倘若你這一種深情不毀滅，則我因此而感到的痛苦也祇有與日俱進，這是可以斷言的。

（） 你不要怨懟我，說我太忍心，正因為你是那樣

深情地待我，我才敢把我的真情宣佈出來。你看吧，我是這樣一個庸懦的男子，我有着一種不能接受你的摯愛的苦衷。同時我不能欺騙你，我覺到我們的交誼是綰結在真誠的上面，你用了那種一往情深的真誠來愛我，我便不能不憑了我的良心向你說明我不能接受你的愛的緣故。至於這是甚麼緣故，我想我總有一日會向你宣佈的。你可以無須性急的問我，這日子在不遠的將來是就會臨到的。

你或者會驚詫我爲甚麼今天早晨把你送給我的手帕退還的緣故吧？看了這封信，你也許能够原諒我。可是我雖然不曾收受你的手帕，你那種盛情我是依然十二分地感激的。

我的筆不能寫出我的歉愧的意思來。即使當了你的面，我怕也不能用言語來達出我的歉意。我祇能在我心裏深深的銘刻着你給我的好意。

三日一定走。明天我們便去定艙位。倘若分得

出一些時間，在離滬之前我是定要來看你一次的。

希望我這封信不再引起你的煩擾。

敬愛你的萍影 七月一日

三

星華：

昨夜赴一個朋友的餞別，因為想把憂鬱的離情忘去，便多喝了幾杯酒。我不能喝酒，你是知道的；昨夜竟第一次破例了。但第一次破例就給我以一個大痛苦，同時也給我的家庭以一個大紛擾，險乎我不再會有機會來寫信給你了。原因便是多喝了幾杯酒，再加以油膩雜投，回到家裏，頓時吐瀉並作，腹痛難受。我知道是染了假性的霍亂了。假性的霍亂有時比真性的還危險，這個我也明白，而我的家又住得離都市中心是那麼遠，窗外的雨是

傾盆地下着，家裏又沒電話通知醫生，鄰近又沒汽車行接送病人，請醫生來救治的希望是那樣地少！則索聽天由命罷了！而我的白髮的母親急得祇哭，這可使我慌了。我無言地流淚。肚腹絞痛使我不能安慰母親。母親也因此哭的更傷心了。全家的空氣却異常混亂，異常緊張。痧藥水，行軍散，甚麼都拿來吞服，但甚麼都不見功效。則索聽天由命罷。我把這安慰母親，同時也以此自慰。昨夜一整夜就是在這樣的驚擾中過去的。

今天到時疫醫院中去診治了一次，吃了一點藥。身體雖然尚有點兒不舒服，可沒有法子，仍還得出門旅行呀！船票已打好了，同行的伴侶都已把行李送到船上去，我能爲這一點點的疾病就阻止我的行程嗎？母親的勸阻也不成，我自願把行李收拾好了，派人給送上船。我的執意是決不會因一點點的阻折而打消的。因此我今天仍還是決定走。

我們的船是新銘。聽說明天早晨六點鐘便開。今夜我們打算在十點鐘左右上船。在十點鐘以前，同行的兩位伴侶大概還要到相識的朋友處去辭行。我因為身體疲弱，而且腹瀉尚未停止，所以不能到你那裏來了，承你寵邀，真感謝的很。我是無時不帶着萬分的羞愧在感激你的。你的盛情，且等我在歸來的時候再拜領吧。

倘若在晚間能走得出的時候，則頗希望你能於十一時許到新銘船來一談。我們的房間是上官艙三號，你到船上一問便知。實在我是不敢再煩擾你的。黃浦江頭的晚風，一定是非常的勁峭，這怕於你的身體不很相宜。我看還是不敢驚擾的好。

你前幾時咳嗽，不知有好了些嗎？爲了你的咳嗽，你今晚就不應當冒着涼風來替我們送行。你這柔弱的身體縱然不是爲我，也該爲你自己珍重些才好！我不止是時時刻刻抱着歉愧在感激你，而且

時時刻刻在爲你祝福。我不敢再叫一個純潔的女子爲我這飄泊的浪子受到過量的痛苦。

想再多寫些，可是腕力不勝了。倘若我能得平安地到了北方，我定將多多的寫信給你的。

晚安晚安，我的慈愛的姑娘！

萍影 七月三日

四

我的好姑娘：

我們已到了北京了，雖然這旅途是何等的困苦，寂寞，然而一種異鄉的情調，却使我們感到幾分的安慰。理想中的天津和北京，不會使我們失望，有許多地方，真還令人有一種想像不到的滿足。

在天津僅住了一夜，便匆匆來到京華。因爲下雨時街上泥濘，不下雨時又嫌天氣太熱，所以玩過

的地方很少。然而即此很少的玩過的地方，已夠使我們陶醉了。特別是此間所特有的崇高與幽靜的美。我們覺得——至少我個人覺得，這種崇高與幽靜的美，在上海是無論怎樣也體會不出來的，雖在結構謹嚴的法國花園也然。在上海，我只覺得喧擾和煩囂，這怕是因為上海是商業化的都會，而北京是歷代文化美術之中心點的緣故。

我想具體的告訴你一些此間的狀況，然而我的筆尖怎麼也不肯聽我的指揮，只是寫不出來。昨天我們三人到先農壇公園去玩了半天，見到了美麗的孔雀，珍異的虎皮鸚鵡，隨後我們在陰森的柏樹林中躺下了，一邊吃着西瓜，一邊涼風徐來，唉，這樂趣我真說不出！假若說你也在这兒的時候，我可以設想：我們將感到怎樣的愉快呢？

我永遠忘不了你來替我們送行的那個晚上，朗鏡似的月亮懸在江心，江面的水波摺疊着一片

的月光，一支小的汽油船從我們的船旁直駛到月光中去了。雖然江風吹在身上感到有一點涼意，我也渾然不覺，自己好像被那銀色的月光融化了，飄飄然，不知己身之何在。飄泊，遠行，在我個人固然是覺到十分平常，然而爲了你的送行，我頓然覺到，我這一次的遠行是何等的有意義呢？

我是一個飄泊慣了的人，在煩悶與憂愁襲來的時候，我覺得再好的排遣方法，沒有如飄泊的了。然而在飄泊的旅程中，可又耐不住一種無名的寂寞與傷感。當輪船在水天相接的海上破浪引駛的時候，我自己常會比成了在海上飛翔的一翼白鷗，孤獨，孤獨，永遠孤獨地飛翔着。迷失了應走的途徑，漠然於生活的意義，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飛着，然而可又不能不飛。這樣的生活誠然是沒意義的，然而有意義的生活又將從何處去找得呢？我幾次想屏除我的傷感的習性，可是我的理智總敢不

了我的情感，我時常免不了要流露出我的傷感的神情來，這恐怕因為我是一個“性情中人”的緣故吧？

“黃浦江上月，送將征人看”這二句是我從前送一個出國的朋友的詩，然而那晚上，你來送行的那晚上，我却換了一個境地來體會那一種淒涼的別味。從前送別朋友時每會在清麗的月夜設想着他的寂寞的旅途，這一回臨到我自己遠行了，却把這銀色的月亮當作我長途的旅伴。我由衷地感謝那在寂寞的旅途中安慰我的月亮，我同樣由衷地感謝你能夠冒着風露在清明的月夜來替我們送行。

在此間，異鄉的情調是異常豐富的，等稍為安定一點，當再告訴你一些這裏的情形。倘若你有空的話，請常常報告我們一些故鄉的消息，以慰旅人的寂寞。

請接受千里外一個飄泊者的祝福吧！我的溫婉的小姐，珍重，珍重！

萍影 七月，十二，翌下。

五

親愛的星華：

十二晚上寫的信寄出以後，才發覺我忘記了告你一件事，便是我在上海染的時疫，到天津時便已霍然全愈了。現在行動如常，而且也不怕酷熱。不過我們臨別時你叮囑我的話，我時時刻刻牢記着，飲食起居我都很留心。一個慣於飄泊的浪子的生命，對於自己雖然不很重視，但他可不忍違拂一個厚愛他的女子的好意的。

你來替我們送行的那晚上，你回去得怕太遲了吧？你同居的姊妹的譏刺和D君的嫉視，怕又是

不可免的了。當我一想到你的地位時，總覺到還是暫時和你離別的好，我真不敢承受你的厚愛呢。爲了一個不值得憐愛的我，而陷你在不可自解的嫉諷和毀謗中，我是不忍這樣做的。

我常常的分析我自己：我是一個意志不堅定，學無所長，慣於飄泊的人。這樣的一個人照例該是沒人垂青的。然而偏遇到了你，一個別具慧眼的女子，却把我引做了知己。我一面在感激一面却在暫愧。我常常的想從你的錯愛中逃走了出來。我的慈愛的姑娘，你不要以爲我是一個薄情的人；若說我是不知情的人，那倒也還近似。

自己觀察自己，往往是不正確的。但自己對於自己的意志，總還比了旁人要明瞭一些。我知道我自己的行爲和意志。我知道我自己有着一個陳頑的頭腦和一個罪惡的軀體。這都是使我不能接受你的深愛的阻力。我要在你的面前懺悔。我要至誠

地禱求你：請別再錯愛我了吧，因為那樣祇是加重我的罪惡。

我知道，這些話常常傷了你的心，我知道你的憂鬱症怕多半是爲我而引起的。我也想假裝着歡樂的笑容和你綿密地談情。但有一種無形的力却在推動着我，使我不能不向你說：我是一個不值得你深愛的人。

這封信也許又要引起你的悲感了。但有甚麼法子呢？我不提筆則已，一提起筆就愛這麼寫，這麼寫時可又傷了你的心。我爲這事也常常把我自己陷在無底的苦悶中間。

我不能再說什麼了。我懇求你：倘若你是真愛我的時候，請別爲這一封信而煩惱吧！你的咳嗽尚沒有痊愈呢！爲了你自己的身體，你也當善自珍攝！

別了！祝你快樂！ 萍 七月，十五日。

六

星華姑娘：

前天遊了清宮回來，晚上就接到你的信，我抱着十分喜悅的心願把你的信打開來，但結果你的信却給與了我以過分的憂鬱。

你把整個的世界看成靜的，你驚奇於人事的變遷，我的親愛的姑娘，我要向你說：這是你們女子的一隅之見。

我們要知道，整個的世界是動的，全人類也是動的。動是人的生活的常態，不是變態，所以對於人事的變遷，我不以為值得奇怪。也許我所經歷的變遷是太多了，我習慣於此種生活了，所以不以為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地方。

但我雖然不承認人事的變遷為值得驚奇的。

而同時却不能不承認變遷是事實，而且是不可抵抗的。所有的人類，自開闢草萊，以至於今後千萬年，或者直至地球毀滅為止，他們的生活都不是自動的，乃是隨着環境，或是抵抗着環境而在變遷着的。我以為，人的生活只有兩條路，一是隨着環境，一是與環境抵抗。庸庸碌碌的人隨着環境走；有思想，有毅力，能夠認清自己生活的意義的，他們更與環境相抵抗。

你的信似乎太感傷了。我深深的慚愧，不能有所安慰於你。對於你的生活將從那條路走，我也深愧不能指示你，其實我自己也在這兩條路的中間徘徊着。逆來順受，或是抵抗，這兩種不同的矛盾的觀念，不時的在我心中衝突着。跟着環境走，似乎太平庸了，有所不甘；和環境相抵抗吧，又嫌自己的能力太薄弱，——或者是我沒有毅力，而富於因循苟且的習性的緣故。“算了吧！過了一天算一天，

爲甚麼要把這些煩惱事來操心。”有時候雖也想糊糊塗塗的混過去，但一面却在想着：“這樣的生活是太沒有意義了！”你看我的生活，思想，夠多麼矛盾！

其實呢，這世紀的人類，誰都在過着矛盾的生活，因爲這時代是一個矛盾的時代，精神與物質，始終是互相衝突的，互相矛盾的。尤其是在今日的中國，東西洋文化的衝突，新舊思想的衝突，誰都會感到自己的矛盾的生活來。

因了這個，我對於你，對於別人，甚至對於全人類，凡是過着矛盾的生活的，我都一例與以萬分的同情。同時，我對於你，對於別人，甚至對於全人類，也都要要求他們能夠來同情於我。

在週旋於自我的小範圍中的人，也許要目我爲一個奇怪的人吧？因爲我常常說到全人類，但我自信是常把我的目光看到最大最遠處的，我的見

解，不拘拘於自我的範圍，雖然我的見解終於只成爲我的見解而已。

空話說了一大堆，明知這些話又將引起你蒼茫的煩惱，但却不能不說。一向同你談的話，總有些遮遮掩掩，這回雖完全是空言，但卻是我所要說的話。這封信不能幫助你解除苦悶，這封信也不能指示你迷途，但這封信却說出了我的庸愚的見解。如果說人的行爲是爲他的思想推動着的，那麼，關於我的言論和行爲，當然是逃不了我的思想。你一向不會能夠真切的瞭解我，看了這封信，你也許能夠摸索得一二吧。

不多煩擾你了，即此停止吧，在此謹祝你幸福！

萍影 七月，廿九夜。

附筆：

我們來此將近一個月了，較近的名勝地方，差不多都已玩過，同行的兩位朋友，他們都有一點倦

遊的意思。因此我們決定再過一個星期，便作歸計。順此附聞。

七

星華女士：

你給我的幾封信，我都收到的。你責問我的話，我也看到的。本想無庸在我的高貴的小姐面前聲辯。但畢竟你把我誤解得太甚了，我不能不表白一番。

我先要聲明：你對於我的深情，你對於我的厚愛，我是無時無刻不在深深的感激的。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女子她真肯愛我，你是一個例外，但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女子是我所心愛的，你也不能例外。因此你雖然對我那麼深愛，我是除了感激不能把同樣的愛來報答你的。

這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比例呵。我知道我們這樣的結合完全是錯誤的。而你卻在努力地向著這錯誤的方向進行，我要把我從錯誤中自拯出來，便不能不糾正你的錯誤，可是你的柔情又是那麼深沈，我怎忍把你峻拒呢？這事情也曾使我焦慮了多少時候。我除了裝做冷淡的態度而外，真想不出第二個辦法。

我的高貴的少女，請你仔細的想一想吧！當我們未去北方的時候，我為什麼拒絕了你贈我的手帕？我為什麼拒絕了你的約會。當我們正在北方的時候，我給你的信又為什麼那麼冷淡？為什麼都是空言？而這些，都是我想糾正你的錯誤的方法。

有一個時候，我也曾為你的纏綿的情意感動過，但不久便把這心思消滅了。我感激你，我可憐你，但我並不愛你。

當我啟程回上海的時候，我曾這樣的自己問

自己：假若回到上海時，你又將來糾纏不清，將如何對付呢？要把你的錯誤糾正，當了你的面怕是辦不到吧！最後我決定了回到上海後不來見你，也不給你通信，這便是爲什麼我到了上海快二十天 既不通知你，也不給你回信的緣故。

我歷次寫給你的信，都顯露着我的冷峻的面孔。但這些信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有時候反而增加你對我的愛慕來。你那樣的一天一天地陷入錯誤中去，我的不安也一天一天地加甚起來，

沒有第二個辦法，我的高貴的小姐，祇有請你把對我的熱愛移轉個目標吧！愛一個不愛你的男子，真是一樁不聰明的事。要強一個不愛你的男子來愛你 那也是一種傻舉。我想我的高貴的小姐總會把這種錯誤改過的。

一切責問我的話，我都可以無須回答。但你罵我是一個侮辱女性的惡魔，這一個佳號我實在

不敢領受。親愛的小姐，請仔細的想想吧！一個侮辱女性的惡魔，他是決不會糾正一個無猜的少女的錯誤的。倘若我真是一個惡魔，你怕會給我破壞了呢！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永遠感激你的盛情！我希望你能在別方面找到你的慰安，這些是在我的身上幻想着而不能找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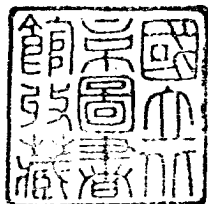
親愛的小姐，倘若你還記得我曾握過你的纖手，倘若你還記得我曾在你的臉上吻過一次，僅有的一次，請你記着：這是我給你的甜蜜的報酬。這些或者將惹起你今日的仇恨和他日的追戀吧？無論你仇恨我也好，追戀我也好，我不能給你更多的甜蜜了。

說得澹泊一點，人生本如浮萍，偶然的聚首，偶然的接吻，偶然的分手，何妨呢？何妨呢？把牠忘懷也好，把牠記念也好，我都是無所動心的。

別了，深情的小姐！等我們把這重優舉完全忘懷的時候，我們或者會有再見的機會吧！

我為你禱祝着永遠的幸福！

萍影 八月，二十六子夜



End

(再版)

少女與婦人

本裝實價六角
精裝實價八角

沈 松 泉 作

小品文廿九篇。肉的誘惑，與靈的懷想，愛與恨，熱烈與冷靜，歡樂與悲哀，頹廢與勇敢，詛咒現代但又贊美現代，眷戀過去而又將過去遺忘，……充滿了現代青年的矛盾心理。優美的詞句與坦白的思想，將使讀者體會到幽靜的詩的境界與狂熱的肉的擁抱。作者抱一種虔誠的心願把此書謹獻於青春尚未過去的男女讀者。如其你們的青春火焰尚未熄滅時，親愛的讀者們，願你們接受作者這一個小小的禮物吧。

(再版)

死 灰

實價三角五分

沈 松 泉 作

“詩的醉人的青春已如風一般的過去了，從此鬱春的少女將不再加我以青睞！”作者在這樣的苦悶之中，他輕盈的寫下了他甜蜜的癡狂的往事。這將使讀者如在枯寂的深秋渴望着醉人的春光來臨。

內含短篇小說八篇：(1) 三年之隔(2) 割絕(3) 非蝶與蓮心(4) 簫聲裏(5) 枯葉日記(6) 死灰(7) 落英(8) 殞靈。

誘 惑 （再版）

華 瑞 作 實價四角五分

這是一個熱情的青年爲一個風騷的蕩婦所誘惑的故事。用簡單的題材，寫出複雜的戀愛心理這兒有的是青年的火一般的熱情，愛慾，食慾，嫉妒，猜疑，憤怒，悔恨，氣惱，復仇。這兒有的是蕩婦的俏媚的眼波和顫動的呻吟。這本書將使熱情的青年讀後受到一個劇烈的震撼。

一九二九年二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三月發行

1—2000册

實售大洋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